

青春岁月

我的小学老师

□李庭义 文/图



作者小学部分同班同学第一次聚会时留下的合影，其中前排左四为李友白老师，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打开校园记忆的闸门，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停留在小学老师李友白的身上。

1967年，受文革的影响，没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们，直接跳到了四年级，老师也由两条大辫子的袁老师换成了一头短发的李友白老师。当时，刚刚师专毕业的他，只比我们大12岁。由于他身材不高，又爱动、爱玩、爱唱歌，像个还没成熟的大哥哥。所以，他当班主任不久便与我们打成了一片。记得那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学校扫雪。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堆雪人时，我们的背后却突然遭到了雪球的攻击。原来，袭击我们的不是旁人，而是班主任李老师。当然，引起“众怒”的他，自然也没得到啥好果子吃，在同学们的呐喊和追击下，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后来，他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雪坑里，还没等他爬出来，全班40多个雪团儿便铺天盖地地向他砸了过去……

我们这个年级组共有5个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们班都是年级里的第一班。特别是在四（一）班至五（一）班的两年里，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的学习和各项活动都名列前茅，并被其它班里的同学和老师称为特殊班级。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个班的大多数同学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所以相比较而言，大家的集体观念和纪律性较强。比如在四年级的第一学期，我们班就获得了“四个第一”，即：开学后交学费全年级第一；年级考试成绩及格率第一；文体活动全年级第一；劳动比赛全年级第一。其实这四个第一来之不易。就拿开学后收缴学杂费的事情来说吧，在开学之前，李老师就把全班每位同学都过了一遍“筛子”，并深入到困难同学家中了解情况。有一次，他来到我家，从奶奶口中得知，我家生

活困难。于是，老师就想让我缓交一下学杂费。但奶奶却说：“李老师，就冲您每次不辞辛苦的家访和辅导我孙子学习，我就是再难，也会从生活费里把学杂费的钱挤出来。”

在李老师当班主任的两年里，他的家访次数是最多的，平均每月一次。他不仅了解同学，帮助后进，鼓励先进，并始终与学生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老师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我这个爱打架的“小刺头儿”，第一批加入了“红小兵”，并成为班级里的文艺骨干。

后来，不知啥原因，我们五（一）班拆散了，同学们被分别安插到其它班里。我被分到了5班，班主任姓关，是个比我妈年龄还大的老教师。虽然她的教学水平很高，对我们也非常和蔼可亲。可是，不知怎的，友白老师的音容笑貌却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可能是除了老师这个称呼之外，我们之间还有一种兄弟情谊吧！

之后几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友白老师。听说他调到了区教育局，后来又听说，他在一个印刷厂里当厂长。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心却始终牵挂着他，就如同他当年牵挂着我们一样。

前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友白老师的电话，让我去某歌厅和同学们一起唱歌。其实，在几年前的小学同学聚会上，我和友白老师已经见过面了，并且不止一次。当我来到歌厅，看到已退休后的，又在区教育局系统的老年合唱团里当团长的他，手握话筒，和身边的一位女同学正合唱着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当年在小学校用砖和水泥砌的主席台上和一位姓陈的女老师演唱男女二重唱的情景来。是呀，岁月催人老，但如果人的心不太老，他就会永葆青春！



家庭相册

我的婚礼

□李冬霞 文/图

2000年正月初五，随着鞭炮声响起，我从住了近23年的闺房中走了出来。按照老家的风俗，在屋檐滴水的地方，我脱去了在家常穿的旧布鞋换上了崭新的皮鞋，在哥哥嫂子妹妹及媒人们的护送下离开了家。身后，传来了母亲在房间里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知道这哭声中蕴含的内容，我流泪了，但还是按照风俗，头也不回的往前走。

我和老公既是同窗又是同

村。他家在河的上游，我在下游。那时农村里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也不怎么流行请婚车，加上路近，我和送亲的家人是步行到老公家的。按照风俗，我们逆流而上，这象征着未来的日子蒸蒸日上。无意间竟与《诗经》里的“溯洄从之”相合了。

走在河沿上，抬嫁妆的队伍在前，送亲的队伍在后，那时的嫁妆除了基本的木制生活用品，流行的日常电器基本都有个两三

件。由于比较重的电器，像彩电、冰箱、实木沙发等都是提前送到老公家了，结婚那天就抬了个空包装盒子，倒也很惬意。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的走着，到了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把火桶里的火盆拿出来，那户人家倒了一些烧红了炭火在里面，寓意着是火种代代相传，然后就一股劲地到了老公家，老公家的门口站满了人，还没到门口，鞭炮声就响起了，立马就有小伙子们帮着往家抬嫁妆。

接下来，我就被两个小姑娘搀扶着进了洞房，嫂子和妹妹陪我在房里坐着，村里的姑娘大嫂和小屁孩们都涌了进来看我这个新娘子，小姑子忙着给大家发喜糖。一会儿，就有大嫂端着一杯红糖水来了，先给我喝了一口，然后婆婆、公公等家人都喝了一口，意味着一家人甜甜蜜蜜、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一转眼，女儿都上高一了。每次看到这张结婚场景照片的时候，都会莫名的激动和羞涩，总感觉自己还是个沉浸在甜蜜中的初嫁娘。

午报情缘



午报是我的良师益友

□仇保珍

看午报已经是我的老习惯了，因为从《北京工人报》（《劳动午报》前身）一复刊，北京电视台就给市级劳模每人订了一份报纸。我非常喜欢这份报纸。从周二刊、周四刊到现在的周六刊，是越办越好，越来越贴近老百姓。有这样一份报纸在手，谁能不喜欢呢？

我每天吃过早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信箱取回当天的《劳动午报》。我是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老病号了，通过健康资讯使我学到了有效控制高血压、高血糖的基本知识和技巧。比如健康资讯的专栏，每篇都是好文章。就说“对话专家关于高血压您该了解哪些事？”这一篇文章，我犹如坐在专家和记者面前和他们对话，浅显易懂，很有兴趣。看过文章，我知道了如何预防和应对高血压。还有几件小事对健康大有裨益，从饮食运动和心理健康论述了这些小事对健康的影响。我立刻就照着做了，比如站着接电话等……还有感冒爱找哪些人？啥样的感冒先不用吃药；你知道感冒和流感如何区别？文章短小很实用，我读了以后今年就没感冒！还有副刊·生活上的健康红绿灯，我不仅是看了，我还把它剪贴成集，在生活中应用。

综上所述，《劳动午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祝愿《劳动午报》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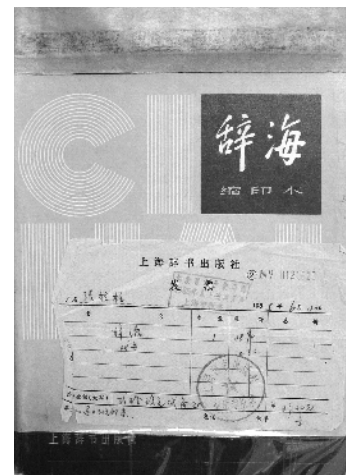
图片故事

30年前买的《辞海》

□张桂柱 文/图

前段时间，在地区文化广场举办的图书节上，我又选购了几本书。当时，有位老先生看上一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辞源》，与商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花450元买了下来。这让我想起30年前我买的那部《辞海》。

30年前，我参加了函授大学文学专业学习，也是从那时养成了逛书店、书市、书摊买书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新华书店里的图书价格特别低，种类也很少。字词典类有《新华字典》、《新华词典》和《成语小词典》等，像《辞海》、《辞源》那种大部头，一般书店很少销售。一次我到图书馆借书，看见缩印本《辞海》，价格不到30元，当时就动了心。如今，30元对很多人不算什么，可当时那30元等于我大半个月工资，但我意已决。第二天就给上海辞书出版社写了封信，请他们为我邮购一部缩印本《辞海》。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出版社就将《辞海》寄到了我手



上。翻开《辞海》首页，是一张粉色发票和一张0.3元邮票，发票上清楚地写着书价28.90元、代办（费）0.30元和剩余的0.30元折为邮票（退给我）。我为出版社如此细致的服务工作，深感敬仰钦佩。

很长一段时间，我捧着厚重的《辞海》，自己给自己出题，想起个什么词语就翻翻、就查查。有几次翻到最后几页，专门去阅读“辞海编辑委员会”名单，去欣赏那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感悟与收获很多。后来，我又买了1983年版的《辞源》（4册），那套书价格是32.30元。今天说起来，真的买对了。

一部《辞海》，哲学历史、士农工商、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包罗万象，犹如百科。30年来，《辞海》已然成为我工作学习生活中最好的一个助手，不但为我提供很多知识，尤其帮我解开了一个个未知的问题。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